

阐释与批评

吴德利·著

批评的艺术手段不是抒情，而是一种理性式的激情。这种激情不是来源于感性世界的生命冲动，而是来自对社会的强烈关注，或者说一种精英意识和公共立场。没有这种意识和立场，就无法激发出超越个人生活之外的批评和阐释欲望。

CHANSHI YU PIPING

文本阅读的立场和方法

CHANSHI YU PIPING

阐释与批评

文本阅读的立场和方法

吴德利·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阐释与批评——文本阅读的立场和方法 / 吴德利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500-0156-5

I. ①阐… II. ①吴… III. ①文艺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2657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阐释与批评——文本阅读的立场和方法
作 者 吴德利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5500-0156-5

赣版权登字:05-2011-9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尽管本书的命名与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相比有点赶不上时代，本书更强调传统意义上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责任，而不是崇尚多元化的批评价值观、反对权威阐释。但“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的批评意义却是相通的。

因此，就阐释来说，意义归为两种。一种是对作家及作品的认同，扩充对文本与作家的延伸认识，强化作家建立起来的文本主体性；一种则来自怀疑，无论是针对作品或作家。即用批评的思维去凿穿文本的面具，解构艺术思维，在文本间隙中寻找更真实的思想逻辑。但无论如何，阐释的愿望不是为了占有或打倒作品，得到结果；而是一种参与的态度和行动。

批评不光是阐释的问题，更是自由的问题，即参与批评的权利与反权利。现代批评有两个好时代和两个坏时代。上世纪20、30年代是艺术自由、思潮多元的时期，而批评也显出其自由的风貌。无论是艺术家之间的品评，还是理论家对艺术的批判，像茅盾、沈从文、李健吾、傅雷等，均显出这种活跃而生动的批评生态；80、90年代的文艺创作同样是活跃的，从文体实验到地域风格和叙事风格的多变，大大激发了当代批评家们的灵感；而两个坏时代则出在50、60年代和当下。前一时

代的批评家有两种角色：一是理论权威，一言九鼎，一句重语就让作家打哆嗦；二是众多批评的帮闲，揪辫子，打棍子，对作家作品喜欢上纲上线。那个时代的批评氛围没有民主，更少艺术自由，批评家和作家的地位犹如老师和学生、看客和押犯。当下之所以算不上一个好时代，是因为时下的文艺批评基本失效，要么躺在所谓核心刊物上等着领点科研奖金；要么摆在媒介上供以捧杀，抑或棒杀。真正的艺术与批评的互动很少见，艺术批评精神已经沦落。

文艺批评，从共时性看，是联系作品与读者或作家的纽带；从历时性看，是连接艺术与学术的桥梁。文艺批评既要有艺术的感悟，又要有理性的高度，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体。批评家的立场在社会，批评家的责任意识也在社会，只有批评的话语艺术是个人的。

批评的艺术手段不是抒情，而是一种理性式的激情。这种激情不是来源于感性世界的生命冲动，而是来自于对社会的强烈关注，或者说一种精英意识和公共立场。没有这种意识和立场，就无法激发出超越个人生活之外的批评和阐释欲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大步腾飞，GDP连续惊人增长，直至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贫富悬殊，社会结构的断裂，农村打工潮造成的荒芜，城郊拆迁横行，城市房价飙升，等等。所谓“国进民退”，最庞大的弱势群体遭受最强悍的权力腐败的噬食。文学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热闹却没有热情，越发见出生存的艰难。

透过一些文本世界，我们看到，迟子建笔下的人物在软弱人生中进行诗意防御，铁凝笔下的少年对商业社会的执拗而盲目的抗拒；更现实的有，曹征路小说《那儿》中下岗工人的情感伤害和社会伤害的祸不单行，阎连科小说《丁庄梦》中艾滋病村的村民“荒诞”自戕。诸如此类的社会之“伤”，带来文学叙事的感伤和作家对现实的无奈。更别谈诸多官场文学、底层文学对现实的暴露，灰色的现实反映与文学形而下的呈现，再也难见艺术与精神领域的感动。

一次课堂上跟学生们讨论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的话。他说：“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是塑造人的地方。”结果一个学生说，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大学老师是既得利益者，有好的工作待遇和生活环境，所以可以在讲台上大肆讲“道”、讲“良心”、讲“真理”，而学生们却要面临社会更残酷的竞争。一席话说得同学鼓掌老师愕然。诚然，如今没有“象牙塔”，但听到自己在学生面前被指为“既得利益者”，内心还是发窘。或许这就是新的阶层意识，严酷的生存境况摆在面前。所谓“和谐发展”，无论是人自身还是社会的“和谐”，都只是知识教育者或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空洞的概念。

当下的中国需要阐释者，需要公共立场的发言者。面对今天市场自由的时代，我们既不用反对批评主流的权威，也不用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神圣传统”，但我们需要有参与的勇气和责任。当下的批评境况如此失效，但如果认为这是市场利益对批评自由的反制，则无疑是犯了“反现代”的错误；市场本身对艺术批评的民主促进作用明显，虽然利益化损害了媒介批评的方式，诱坏了学院批评的品质。

用十年的光景走上文学批评之途，本人努力把曾经的学业理想变成今天的现实愿望：阐释与批评。作为批评界的知识者，不能对现实旁观，更不能仅仅成为“既得利益者”。

翻阅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个现代性事件》，我曾经这样不无理想地判断：对于上世纪90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来说，人文精神大讨论确乎是一个现代性转化的契机，它显示出在“启蒙”现代性之后，一种更具反思性的现代性场景，真正反映出90年代这一嬗变与转化的时代特质。无论是其对外的人文价值的张扬，还是其内部潜藏的诸多矛盾、沟壑与磨砺，人文精神大讨论都将在新的现代性视阈之中完成它的多重性意义：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人文世界中知识分子价值的力量，抗击了浮躁的社会风气对人文精神领域的逐渐侵蚀；其次，它提供了一个被逐步受到挤压的知识分子群

体的情绪宣泄的公共场域,避免他们在退守中产生过分失落的尴尬与困惑;更为紧要的是,它为人文知识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现代性思考的契机,并让他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时间来调整内部的精神状态,逐步寻找到一个新的合法性身份。

十年的印证,这些评价似乎乐观了些。

但努力于“阐释与批评”仍然不变。这让我想起一句安慰性的话语。“读了你的批评,有一种想读作品的冲动。”多年前从事文艺工作的二哥曾这样说过。他从事书画艺术,对文学完全是票友。无独有偶,几天前,我的一位研究生校对完这部书稿,也突然冒出了一模一样的话。

我想,这或许就是出版批评集的理由吧。

2011年4月13日于成都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辑 批评

如何解读乡村社会的现代性病症——谈《丁庄梦》的多重结
构意蕴 / 3

余华的“文革”情结——《兄弟(上)》创作的潜在心理线
索 / 11

《那儿》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立场 / 20

调味盒式的长篇写作——解析池莉《水与火的缠绵》 / 31

“十七年”小说写作的禁忌与自由——重读丰村小说《美
丽》 / 38

第二辑 阐释

女人是“性情”的,而不是“历史”的——解读《厨房》 / 47

超越民族想象中的表层认同——解读《一个老外在
中国》 / 53

商业社会里的生存境况与人际交往——解读《谁能让我害
羞》 / 59

- 断裂时代的爱情“问题”与“策略”——解读《手术》/ 67
- 诗性生存中的“软弱”防御者——解读《酒鬼的鱼鹰》/ 73
- 引导与循环的体验——《茉莉冰淇淋》导读 / 82
- 一个民族的“性史”——沈从文小说世界的现代意蕴 / 85
- 现代性镜像中的城市时间与空间——评小说《长恨歌》的电
影改编 / 92
- 《立春》：“80年代”历史与人的影像重塑 / 99
- 日本精神：送死者踏上安稳的旅程——观《入殓师》/ 105
- 缅怀英雄时代——读北岛的诗《无题》/ 113

第三辑 书评

- 经验史研究对文学史的意义——评《20世纪中国文学经
验》/ 121
- 文学论争的“场域”与“本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
刊与思潮(1949—2000)》/ 127
- 经验的升华与理性的沉淀——读张柠的文化社会学著作
《土地的黄昏》/ 134
- 大陆理性诗学视野下的台湾诗歌——评《台湾新世代诗歌
研究》/ 141
- 文化、故事、儿童的三位一体——评余雷新作《小小赶马
人》/ 149
- 边缘身份与中心影像——读杨廷贵的散文集《寒号鸟》/ 153

第四辑 杂谈

- 《功夫熊猫》有没有“中国血缘”？ / 163
- 《拆弹部队》：宣传、艺术、启蒙、游戏 / 168

学者散文的“阴阳面” / 171

十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 177

传媒经济时代的“鱼鹰” / 181

第五辑 思潮

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个现代性事件——解读《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 / 187

第一辑 批评

批评,如穿越小说,以理性的思想,去洞穿艺术的空间,取出藏在作品内心的“宝贝”或“黑匣”,返回当下。

如何解读乡村社会的现代性病症

——谈《丁庄梦》的多重结构意蕴

凡是阅读了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的读者,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为小说中丁庄人因为贫穷而导致的灾难性死亡后果而悲悯,同时又为丁庄人处于死亡状态下依然进行的争权夺利的劣根性感到痛心。丁庄人渴望致富的梦想比现实来得更真实、残酷,更赤裸裸!但小说显然不是按照一般的现实规则来写,而是设置一个幻化的叙述者——被毒死的男孩亡魂。再辅以爷爷不断的造梦,作品给人亦真亦幻、亦幻亦真之感。到最后我们发觉,小说中爷爷的梦与现实的进展分毫不差,梦即现实。确实,对于丁庄人来说,短短的暴富之路就好比是一场梦,到最后什么也没有,死的死了,搬的搬了,“平原上光光秃秃了,人畜绝尽了”。

看到小说封面打着“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我们一开始也许 would 认为这是一部近似于社会报告的小说文本,以唤起人们对于它的关注和同情。然而,读罢小说之后,我们却发现小说家将一种熟知的社会经验上升到更具普遍意义的生存层面,讲述了一个既崭新又古老、既真实却又梦幻般的乡村历史事件。

是的,小说是足以打动人的。也一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说,他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痛苦的绝望”和“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这种绝望与崩溃

显然来自于作家对于现实体察长期性的心力交瘁,来自于内心积累的超越性的生命经验的复活。

小说里面没有针对艾滋病知识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发生学、传播学、医学及社会学等问题的讲述,只说那是一种俗称“热病”的绝症。但小说家却深入到更深的精神层面去写热病产生的动机、扩散的根源以及承受的方式,由此触摸到丁庄人最原始的生存本相,让人感受到在这场突发性灾难中人性的欠缺和命运的乖戾。而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艾滋病症对于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聚居地——“丁庄”来说,也许只是一根引线,它只是演绎几千年来早已成套路的乡村中国生存游戏的一个崭新的道具而已,让看惯了戏剧套路的中国乡人找到了一个新式的花样来重新演绎古老的生存故事,这种故事就是无休止的死亡与权力游戏。我们从以下简明的叙事结构图可以清楚地看到:

卷一:A 基督教的救赎启示。

卷二:

一、B1 爷梦见城市管道和平原的井河里都流淌着鲜红的血,梦见丁庄人死尽消失了;B2 爷想让爹去全庄人面前磕头,去死掉。

二、C1 爷梦见丁庄人疯狂卖血成为模范血源村的情景;C2 爹成了第一个私人血站主。

三、D1 马香林下世了;D2 爷差点掐死了爹,并给庄人下跪谢罪。

卷三:

一、E1 李三仁老村长下世了;E2 掌管村委会的图章丢了。

二、F1 爷梦见爹掌管着棺材厂;F2 爹成了热病委员会的负责代理。

三、G1 庄里又死了一个人;G2 爹只给油和鞭炮,不给棺材。

卷四:

一、H1 二叔丁亮与弟媳妇玲玲通奸;H2 抓奸使丁庄权力争夺的

阴谋开始。

二、J2 丁跃进与贾根柱攫取了村政权,爷被撤销学校老师资格;I1 丁亮家破。

三、J1 爷梦见爹卖棺材大发昧心财,心想着他死;J2 丁、贾带人与爹丁辉要棺材失败,爹成热病委员会的副主任。

四、K2 丁、贾批准全庄人伐树做棺材;K1 赵德全下世了,爷让叔去玲玲娘家要来红绸袄了却赵德全的心事。

卷五:

一、L 叔丁亮与玲玲同居,想正式结婚以求死后同葬。

二、M 赵秀芹死了,她偷一兜大米回家被猪吃了,追打猪累得胃出血。

三、N1 庄里又有死人的消息;N2 叔与丁小明协议死后将家产出让换来与玲玲结婚。

四、O 玲玲下世了,为了不让叔先死以求同葬用冷水湿身帮叔退烧。

五、P1 叔丁亮下世与玲玲合葬;P2 葬礼由爹丁辉主持,官家墓、金银棺,气派很大。

卷六:

一、Q2 墓被偷挖;Q1 爷梦见大旱。

卷七:

一、R1 大旱,热病爆发死亡剧增;R2 贾根柱说要闷棍打死爹丁辉,还想死后能用公章陪葬。

二、S2 爹忙于配骨亲收冥婚费;S1 爷梦见爹屋里堆满了钱。

三、T2 爹气昂昂地回庄给儿子“我”配阴亲,庄里人巴结;T1 爷用粗栗木棍朝爹后脑勺砸死了爹(梦)。

四、U 爷跪着向庄里活着的和死去的人报喜。

卷八:

一、V2 大旱六个月一百八十天,像为了救他,大旱到草死树尽时把爷带走关押了,等到终于下雨了,又把爷放出来了;V1 庄里没人,爷累了,睡着梦见“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平原”。

《丁庄梦》无异于一部“死亡之书”。全书笼罩着死亡的气息,在小说家的笔下人物仿佛一个个挨着送进了坟墓:从小说作为一个亡魂的叙述者——遭报复被毒死的小孩开始,依次 B1、D1、E1、G1、K1、M、N1、O、P1、R1、T1,到最终丁庄人全都消失,只剩下一个具有强烈赎罪感的爷爷留在了无人的丁庄。可以说,“死亡”形成了本书的叙事节奏,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框架。然而,在全书的“死亡结构”框架中,每个人接近死亡的方式都不同:有遭报复无辜地被毒死的“我”,有死前满足于上台唱坠子的马香林,有丢失村委会公章而死不拢嘴死不瞑目的李三仁,有为了死前能为媳妇要到一件红绸袄的赵德全,有因偷一兜大米回家被猪吃了追打猪累得胃出血而加快死亡的赵秀芹,有为了死后能同葬不惜以身治病的玲玲和愿拿整个家产抵押换来死后幸福的丁亮,有大旱到来热病爆发之后烧死、撞死、吊死及砍死的许许多多的丁庄人,还有利用热病大发昧心财恶贯满盈而被老父打死的丁辉,等等。每一个人的死亡虽然都与热病相关,可接近死亡的方式却又如此不同,形形色色。但正是在这个“死亡结构”框架之中,我们真正看到的不是丁庄人不幸染上的现代式的艾滋病症,而是这种病症之下所隐藏的传统、难以治愈的精神痼疾。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现代式病症的不幸感染给予了丁庄人不公平的生存待遇,真正让他们难以过上幸福生活的症结在于他们对于传统式的“死亡”观念的理解和现代式的生存方式的认知,在于他们自身无法摆脱的处于落后状态下的精神状况。丁庄人,乃至整个生活在落后状态下的中国乡人,被现代世界的突发性事件给好好捉弄了一下,并上了残酷的一课。“死亡”对于所有的生命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然

而,丁庄人的“死亡”样式尤其见出现代社会人生的可怜与惨淡,而这一切我们可以继续从本书的“权力结构”叙事框架中得到显现。

本书的第二个叙事框架是“权力结构”。从丁庄接受卖血的宣传鼓动开始,到丁庄死的死了、搬的搬了而消失终结,权力的角色争夺演绎得如火如荼:C2、E2、F2、G2、H2、I2、J2、K2、P2、Q2、R2、S2、T2、V2,一系列古老的权力斗争模式在丁庄倾力显现。从丁辉对高县长的附势开始,围绕着丁庄的权力控制而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阴谋、欺骗、讹诈、暗杀、示威、恐吓、巴结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是热病引发了丁庄人的乡村权力斗争,还是乡村的权力斗争加剧了丁庄人的热病,没有一个丁庄人会作这样的现代式的思考,他们都沉浸在对权力与利益的无休止的追逐当中。也许只有爷爷一个人在极力将热病与死亡秩序化、规范化,但他本人也无法避免不被拖入这场权力斗争的闹剧当中,充当权力角逐的工具。

小说中的“权力结构”叙事具有什么样的意味呢?从传统叙事形态看,权力斗争的模式一般有两种:一是以一方战胜另一方而使权力重新建立新的统治地位,我们姑且称为《三国演义》模式,它或多或少带有一种严肃性和历史感;二是以双方或各方的激烈争斗而两败俱伤,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鸟尽林子空,姑且称这为《红楼梦》模式,它具有有一种对于权力游戏的反讽性和超脱感。丁庄人的权力斗争仿佛延续的是以丁辉的显赫回庄、众捧巴结的《三国》模式,但最终又急转直下变成了“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红楼》模式。可以说,小说的这一权力形态的叙事充满着丰富的意蕴,既给人深切的痛感,又有较强的反讽意味。同时,从现代观念来看,对权力的攫取从本质形态上说是一种扩大的再生产,它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生存满足的需要,而是以无休止地达到赢利为目的。正是这样,古老的权力斗争模式至今依然经久不衰、愈演愈烈,并延伸到各个生存层面以及精神层面,如丁辉不惜一切地敛财,贪婪到卖血、卖棺材、配冥亲、建豪宅和堆满钱的密室;